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

這回書緊接前回，講的是那安老爺揀發了河工知縣，把外面的公私應酬料理已畢，便在家打點起上路的事來。這日飯罷無事，想要先把家務交代一番，因傳進了家中幾個中用些的家人，內中也有機伶些的，也有糊塗些的，誰不想獻個慇懃，討老爺喜歡，好圖一個「門印」的重用？那知老爺早打了個「僱來回車」的主意，便開口先望著太太說道：「太太，如今咱們要作外任了。我想我此番到外任去，慢講補缺的話，就是候補知縣，也不知天准我做不准我做，還不知我准我做不准我做。」說到這裡，大家就先怔了一怔，太太只得答應了一聲。

只聽老爺往下說道：「我的怕做外官，太太是知道的，此番偏偏的走了這條路。在官場上講，實在是天恩，我有個不感激報效的嗎？但是，我的素性是個拘泥人，不喜繁華，不善應酬，到了經手錢糧的事，我更怕。如今到外頭去作官，自然非家居可比，也得學些圓通。但那圓通得來的地方好說，到了圓通不來，我還只得是笨做。行得去行不去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的主意，打算暫且不帶家眷，我一個人帶上幾個家人，輕騎簡從的先去看看路數。如果處得下去，到了明秋，我再打發人來接家眷不遲。家裡的事，向來我就不大管，都是太太操心，不用我囑咐。我的盤纏，現有的儘可敷衍，也不用打算。我所慮者，家裡雖有兩個可靠的家人，實在懂事的少。玉格又年輕，萬一有個緊要些的事兒，以至寄家信、帶東西這些事情，我都托了烏門阿烏老大了。他雖和咱們滿洲漢軍隔旗，卻是我第一個得意門生，他待我也實在親熱。那個人將來不可限量，太太看著，幾天兒就上去了。我起身後他必常來，來時太太總見見他，玉格也可以和他時常親近，那是個正經人。此外，第一件心事，明年八月鄉試，玉格務必教他去觀場。」因向公子說：「你的文章，我已經托莫友士先生和吳侍郎給你批閱，可按期取了題目來，作了分頭送去。」公子一一答應。

說到這裡，太太才要說話，只見老爺又說道：「哦，還有件事。前日我在上頭遇見咱們旗的卜德成卜三爺，趕著給玉格提親。」太太聽見有人給公子提親，連忙問道：「說得是誰家？」老爺道：「太太不必忙著問，這門親不好做，大約太太也未必願意。他說的是隆府上的姑娘。你算，我家雖不是查不出號兒來的人家，現在通共就是我這樣一個七品大員，無端的去和這等闊人家兒去做親家，已經不必；況且我打聽得姑娘脾氣驕縱，相貌也很平常。我走後，倘然他再托人來說，就回覆說我沒留下話就是了。至於玉格，今年才十七歲，這事也還不忙。我的意思，總等他進一步功名成就，才給他提親呢。」太太說：「這家子聽了去，敢是不大合式。拿著我們這麼一個好孩子，再要中了，也不怕沒那富室豪門找上門來，只怕兩三家子趕著提來還定不得呢！」

老爺說：「倒也不在乎富室豪門，只要得個相貌端正、性情賢慧、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，那怕他是南山裡、北村裡都使得。」太太說：「教老爺說的，真個的，我們孩子怎麼了，就娶個南山裡北村裡的？這時候且說不到這些事，倒是老爺才說的一個人兒先前的話，還是商量商量。老爺雖說是能吃苦，也五十歲的人了，況且又是一場大病才好，平日這幾個丫頭們服侍，老婆子們伺候，我還怕他們不能週到，都得我自己調停，如今就靠這幾個小子們，如何使得呢？再說，萬一得了缺，或者署事有了衙門，老爺難道天天在家不成？別的慢講，這顆印是個要緊的，衙門裡要不分出個內外來斷乎使不得！老爺想想。」老爺說：「何嘗不是呢！我也不是沒想到這裡。但是玉格此番鄉試是斷不能不留京的，既留下他，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。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，可有甚麼法呢！」

那公子在一旁，正因父親無法不起身赴官，自己無法不留京鄉試，父子一番離別，心裡十分難過。就以父親的身子、年紀講，沿路的風霜，異鄉的水土，沒個著己的人照料，也真不放心。如今又聽父母的這番為難是因自己起見，他便說道：「我有一句糊塗話不敢說，只怕父母不准。據我的糊塗見識，請父母只管同去，把我留在家裡。」老爺、太太還沒等說完，齊說道：「那如何使得！」公子說：「請聽我回明白了。要講應酬世路，料理當家，我自然不中用。但我向來的膽兒小，不出頭，受父母的教導不敢胡行亂走的，這層還可以自信。至於外邊的事，現在已經安頓妥當了。家裡再留下兩個中用些的家人支應門戶，我不過查查問問，便一意的用起功來。等鄉試之後，中與不中，就趕緊起身，後趕了去，也不過半年多的光景。一舉三得，可不知使得使不得？」

太太聽了，只是搖頭，老爺也似乎不以為可。但是左歸右歸，總歸不出個道理來。還是老爺明決，料著自己一人前去，有多少不便，大家又彼此都不放心，聽了公子的這番話，想了一想，便向太太道：「玉格這番話，雖說的是孩子話，卻也有些兒見識。我一個人去，你們娘兒兩個都不放心；太太既同去，太太便沒有甚麼不放心的了；有了太太同去，玉格又沒甚麼不放心的了；可又添上了個玉格在家，我同太太的不放心——這本是椿天生不能兩全的事。譬如咱們早在外任，如今從外任打發他進京鄉試，難道我合太太還能跟著他不成？」

況且他也這麼樣大了，歷練歷練也好。他既有這志向，只好就照他這話說定了罷。太太想著怎樣？」那太太聽了，自然是左右為難，但事到其間，實在無法，便向老爺說道：「老爺見的自然不錯，就這樣定規了罷。但是老爺前日不是說帶了華忠去麼？如今既是這樣說定了，把華忠給玉格留下。那個老頭子也勤謹，也嘴碎，跟著他，裡裡外外的，又放一點兒心。」

老爺連說：「有理，我要帶了華忠去，原為他張羅張羅我的洗洗汕汕這些零星事情，看個屋子。如今把他留下，就該派戴勤去也使得。戴勤手裡的事，有宋官兒一個人也照料過來了。」

當日計議已定，便連日的派定家人，收拾行李。安老爺一面又把自己從前拜從過一位業師跟前的世弟兄程師爺請來，留在家中照料公子溫習舉業，幫著支應外客。那程師爺單名一個式字。他也有個兒子，名叫程代弼，雖不能文，卻寫得一筆好字，便求安老爺帶去，不計修金，幫著寫寫來往書信。外邊去的，是門上家人晉升，簽押家人葉通，料理家務家人梁材，還有戴勤並華忠的兒子隨緣兒，大小跟班的三四個人，外薦長隨兩三個人，以至廚子、火夫人等；內裡帶的是晉升家的、梁材家的、戴勤家的、隨緣兒媳婦——這隨緣兒媳婦便是戴勤的女孩兒，並其餘的婆子丫鬟，共有二十餘人。老爺一輛太平車，太太一輛河南棚車，其餘家人都是半裝半坐的大車。諸事安排已畢，這老爺、太太辭過親友，拜別祠堂，便擇了個長行吉日，帶領裡外一行人等，起身南下。

這日，公子送到普濟堂，老爺便不教往下再送。當下爺兒娘兒們依依不捨，公子只是垂淚，太太也是千叮萬囑沾眼抹淚的說個不了。老爺便忍著淚說道：「幾天的離別，轉眼便得聚會，何必如此！」說著又吩咐了公子幾句安靜度日、奮勉讀書的話，竟自合太太各各上車去了。

公子送了老爺、太太動身，眼望著那車去得遠了，還在那裡呆呆的呆望。那老爺、太太在車上也不由得幾次的回頭遠望，只是戀戀不捨。這正是古人說的：「世上傷心無限事，最難死別與生離。」這公子一直等一行車輛人馬都已走了，又讓那些送行的親友先行，然後才帶華忠並一應家人回到莊園。真個的，他就一納頭的杜門不出，每日攻書，按期作文起來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那安老爺回了家眷自普濟堂長行，當日住了常新店。

沿路無非是曉行夜住，渴飲饑餐。不則一日，到了王家營子。

渡過黃河，便到南河河道總督駐紮的所在，正是淮安地方。早有本地長班預先給找下公館，沿河接見。上下一行人便搬運行李，暫在公館住下。安老爺草草的安頓已畢，便去拜過首縣山陽縣各廳同寅，見過府道，然後才上院投遞手本，稟到稟見。那河台本是個從河工佐雜微員出身，靠那逢迎鑽於的上頭，弄了幾個錢，卻又把皇上家的有用錢糧，作了他致送當道的進身獻納，不上幾年，就巴結到河工道員。又加他在工多年，講到那些裏頭挑壩、下埽加堤的工程，怎樣購料，怎樣作工，怎樣省事，怎樣賺錢，那一件也瞞他不過。因此上歷署兩河事務，就得了南河河道總督。待人傲慢驕奢，居心忌刻陰險。

那時同安老爺一班兒揀發的十二人，早有一大半各自找了門路，要了書信，先趕到河工，為的是好搶著鑽營個差委。

及至安老爺到來，投遞了手本，河台看了，便覺他怠慢來遲。

又見京中不曾有一個當道大老寫信前來托照應他，便疑心安老爺仗著是個世家旗人，有心傲上。隨吩咐說：「教他等見官的日子隨眾參見。」安老爺是個坦白正路人，那裡留心這些事？

一般也隨眾打點些京裡的土儀，給河台送去。及至送到院上，巡捕傳了進去，交給門上。那門上家人看了看禮單，見上面寫著不過是些京靴、縉紳、杏仁、冬菜等件，便向巡捕官發話道：「這個官兒來得古怪呀！你在這院上當巡捕不是一年咧，大凡到工的官兒們送禮，誰不是綉繡呢羽、綢緞皮張，還有玉玩金器、朝珠洋表的，怎麼這位爺送起這個來了？他還是河員送禮，還是『看墳的打抽豐』（歇後語有「看墳打抽豐——吃鬼」。此指十分吝嗇。）來了？這不是攪嗎！沒法兒，也得給他回上去。」說著，回了進去，又從中說了些懈怠話。那河台心裡更覺得是安老爺瞧他不起，又加上了三分不受用。當時吩咐出來，說：「大人向不收禮，這樣的費心費事，教安太爺留著送人罷！」

次日，正是見官日子，安老爺也隨眾投了手本。少時傳見，那河台先算定了安老爺是個不通世路、沒有才幹的人，及至見面，遞上履歷，才知這老爺是由進士出身。又見他舉止安詳，言詞慷慨，心裡說：「這人既是如此通達諳練，豈有連個送禮的輕重過節兒他也不明白的理？這分明看我是個佐雜出身，他自己又是兩榜，輕慢我的意思。倒得先拿他一拿！」

因又動了個忌才之意，淡淡的問了幾句話，就起身讓走，送出來了。那安老爺也只得新官見面之常，不過如此，也不在意。從此就在淮安地方候補聽差，除了三八上院，朔望行香，倒也落得安閒無事。安老爺本是個雅量，遇著那些同寅宴會，卻也去走走，但是一有歌兒舞女，再遇見打牌搖攤，可就弄不來了。久之，那些同寅也覺得他一人向隅，滿座不歡，漸漸的就有聲氣不通起來。這且不在話下。

卻說河台一日接得邳州稟報，稟稱邳州管河州判病故出缺。這缺本是個工段最簡的冷靜地方，又恰巧輪到安老爺署事到班，便下札懸牌，委了安老爺前往署事。安老爺接了委牌，稟辭出來，又到府裡稟辭。淮安府見面先談了幾句官話，便問：「吾兄，你請定了幕中的朋友了沒有？」安老爺說：「卑職到此不久，人地生疏，正要合大人討人呢。」知府說：「很好。那前任請的朋友錢公就很妥當，你就請他蟬聯下去罷。」

說著，從靴掖兒裡掏出一個名條。安老爺連忙的接過來，見上面寫著「錢如甫」三個字，當下收了。

這天便是山陽縣請吃晚飯，飲酒中間，安老爺也請教了一番到工如何辦事的話。那首縣便說：「辦工首在得人，兄弟這裡卻有一個千妥萬當的人，他從前就在邳州衙門，如今在兄弟這裡。只是兄弟這里人浮於事，實在用不開。二哥，你帶了他去，大可助你一臂之力。」說著，便叫了那人來叩見。

安老爺一看，見那人生得大鼻子，高顴骨，一雙鼠目，幾根黃鬚，看去就不像個安分之徒。因是首縣薦的，便先問了問他的名姓。那人回稱姓霍，名叫士端。那首縣便道：「明日就到安太老爺公館伺候去罷。」那人謝了一謝，便退下去。一時酒散。安老爺次日便拜客辭行，帶了家眷奔邳州而來。

於路無話。到了那裡，自有一班的書吏衙役迎接，並那到任堂規以至同城官員如何接風宴會，都不必煩瑣。安老爺到任後，所喜工輕政簡，公事無多，老夫妻二人就照平日在家一般的過起勤儉日子來，心中只是記掛著公子。所喜接得幾封家信，知道家中安靜，公子照常讀書，也就無可惦念了。

一日，安老爺接著邳州直河巡檢的稟報，報稱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水沖刷，土岸蟄陷，稟請興修。安老爺接了案帖，親自帶了工書人等到工查看，不過有十來丈工程，偶因木樁脫落，以致碎石倒塌散漫，卻都不曾衝去，盡可撈用。那土工也蟄陷得無多，自己雖不懂，看了去大約也不過百十金的事。回來便吩咐該房書役辦稿，就在歲修銀兩項下動支趕辦。

次日，房裡送進稿來，先送師爺點定，簽押呈上老爺標畫。見那稿倒還辦得明白，只那工段的尺寸，購料的堆垛，錢糧的多少，卻空著沒填，旁邊粘著一個小小紅簽兒，上寫著「請內批」三個字。那該辦的師爺也不曾填寫。老爺當下叫簽押，說：「你去問問師爺，這數目怎麼沒填寫？想是漏了。」少停簽押回稱說：「問過師爺，師爺說候老爺把錢糧數目批定，再核料物尺寸，向來是這等辦的。」老爺說：「這怎麼講？難道我自己會銷算不成？你大約沒聽清楚，等我自己問去罷。」

說著，便起身來到書房。

那師爺聽得東家過來了，連忙換上了帽子，作揖迎接，腳底下可還是兩隻鞋。送茶讓坐已畢，老爺就問起這句話來。只見那師爺咬文嚼字的說道：「規矩是這等的，要東家批定了報多少錢糧，晚生才好照著那錢糧的數目核算工料的。」老爺說：「那丈尺是勘明白了，既有了丈尺，自然是核著丈尺算工料，核著工料算錢糧，怎麼倒先定錢糧數目呢？況且叫我批定，又怎樣個約略核計多少呢？譬如就照前日現勘的丈尺，據先生你看應用多少錢糧？」那師爺說：「要照現勘的丈尺，多也不過百十金罷了。」老爺說：「可又來！就照著這數目據實報出去就是了。」那師爺連連搖頭說：「這是作不來的！」老爺便問：「這又怎麼講呢？」那師爺道：「承東家不棄，請晚生在這衙門幫辦公事，可不敢不傾心吐膽的奉告：我們這些河工衙門，這『據實』兩個字是用不著、行不去的哪。即如東家從北京到此，盤費日用，府上衙門，內外上下那一處不是用錢的？況且京中各當道大老，合本省的層層上司，以至同寅相好，都要應酬的到，尤其不容易。這也在東家自己，晚生也不敢冒昧多說。但是，就我們這衙門講，晚生是有也可，沒有也可，倒也不計較。只這內而門印、跟班，以至廚子、火夫，外而六房、三班，以至散役，那一個不是指望著開個口子，弄些工程吃飯的？此猶其小焉者也。再加一個工程出來，府裡要費，道裡要費，到了院費，更是個大宗。這之後，委員勘工要費，收工要費，以至將來的科費、部費，層層面面，那裡不要若干的錢？東家是位高明不過的，請想想，可是『據實』兩個字行得去的？」

老爺聽了這話，心下一想：「要是這樣的頑法，這豈不是拿著國家有用的帑項錢糧，來供大家的養家肥己、胡作非為麼？這我可就有點子弄不來了。」因向那師爺說道：「據先生你講起來，這外費是沒法的了。至於我的家人，斷乎不必，我的這層更不消提起。」那師爺見不是路，固然不願意，但是「三分匠人，七分主人」，也無法，只得含糊的核了二三百金的錢糧，報了出去。從此衙門內外人人抱怨，不說老爺清廉，倒道老爺呆氣，都盼老爺高升，說：「再要作下去，大家可就都紮上口袋嘴兒了！」

且不說眾人的七言八語。卻說一日忽然院上發下了一角公文，老爺拆開一看，原來是自己調署了高堰外河通判。老爺看畢，正在心裡納悶，說：「我到這裡不久，又調署了高堰，這是何意？」早見那長隨霍士端興匆匆的走上來道喜，說：「這實在是件想不到的事！這缺要算一個美缺，差不多的求也求不到手。如今調署了老爺，這是上頭看承得老爺重，再不然，就是老爺京裡的有甚麼硬人情兒到了。這番調動，老爺必得像模像樣答上頭的情，才使得呢！」

老爺便說：「我也不過是盡心竭力，事事從實，慎重皇上家的錢糧，愛惜小民的性命，就是答了上司的情了，難道還有個甚麼別的法子不成？」霍士端說：「這個全不在此。只這眼前便有一個機會，小的正要回老爺：這下月便是河台的正壽，可不知老爺打算怎麼樣個行法？」老爺道：「那早已辦妥當了。我上次在淮安，首縣就說過，每個備銀五十兩，公辦壽屏壽禮，我已經交給首縣了。」霍士端笑道：「難道老爺打算這樣就完了不成？」老爺說：「依你還要怎樣呢？」霍士端回說：「小的可敢說『怎麼樣』呢，不過是老爺待小的恩重，見不到就罷了；既見到了，要不拿出血心來提補老爺，那小的就喪盡天良了。就小的知道的說：那淮徐道是綢緞紗羅；淮揚道辦的秀氣，是四方硯台，外面看著是一色的紫檀匣子盛著端石硯台，裡面卻用赤金鑄成，再用漆罩上一層，這分禮可就不菲；淮海道是一串珍珠手串，八兩遼參；河庫道辦的更巧，是專人到大人原籍置一頃地，把莊頭佃戶兌給本宅的少爺，卻把契紙裝了一個小匣兒，帶到院上當面送的；就是那二十四廳，也各有各的路數，各有各的巧妙。老爺如今就這五十兩公分，如何下得去？何況老爺現在調署這樣一個美缺呢！」

老爺說：「這可就罷了我了！慢說我沒有這樣家當，便有，我也不肯這樣作法。」霍士端說：「這事老爺有甚麼不肯的？這是有去有來的買賣，不過是拿國家庫裡錢搗庫裡的眼，弄得好，巧了還是個對合子的利兒呢！不然的時候，可惜這樣個好缺，只怕咱們站不穩。」老爺聽到這裡，便說：「你不必往下講了，去罷，去罷！」那霍士端看這光景，料是說不進去，便訕訕的退了下來，

另作他自己的打算去了。

話休絮煩。安老爺自從接了調署的札文，便一面打發家眷到高堰通判衙門任所，自己一面打點上院謝委，就便拜河台的大壽。不日到了淮安，正遇河台壽期將近，預先擺酒唱戲，公請那些河員。眾人的禮物都是你賭我賽，不亞如那臨潼鬥寶一般。獨安老爺除了五十兩公分之外，就是磕了三個頭，吃了一碗麵，便匆匆的謝委稟辭，上任而去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新任，只見那里人煙輻輳，地道繁華，便是衙門的氣概，吏役的整齊，也與那冷清清的邳州小衙門不同。更兼工段綿長，錢糧浩大，公事紛繁，一連幾日接交代，點垛料，核庫冊，又加上安頓家眷，把個安老爺忙得茶飯無心，坐臥不定，這才料理清楚。

列公，你道那河台既是合安老爺那等不合式，安老爺又是個古板的人，在他跟前沒有一毫的趨奉，此外又不曾有個致意托情的，他忽然把安老爺調了這樣一個美缺，到底是個甚麼意思？列公有所不知，這從中有個原故。那高堰外河地方，正是高家堰的下游，受水的地方。這前任的通判官兒又是個精明鬼兒，他見上次高家堰開了口子之後，雖然趕緊的合了龍，這下游一帶的工程，都是偷工減料作的，斷靠不住。

他好容易耗過了三月桃汛，吃是吃飽了，搆是搆夠了，算沒他的事了，想著趁這個當兒躲一躲，另找個把穩道兒走走。因此謀了一個留省銷算的差使，倒讓出缺來給別人署事。那河台本是河工上的一個蟲兒，他有甚麼不懂的？只是收了人家的厚禮，不能不應，看了看這個立刻出亂子的地方，若另委別人，誰也都給過個三千二千、一千八百的，怎好意思呢？沒法兒，可就想起安老爺來了。偏看了看收禮的帳，輕重不等，大家都格外有些盡心，獨安老爺只有壽屏上一個空名字，他已是十分的著惱；又見這安老爺的才情見識遠出自己之上，可用著他當日說的那個「拿他一拿」的主意了。想著如此把他一調，既壓一壓外邊的口舌，他果然經歷伏汛，保得無事，倒好保他一保，不怕他不格外盡心；倘然他辦不來，索性把他參了，他也沒的可說。因此上才有這番調署。

那安老爺睡裡夢裡也算不到此！不想「皇天不佑好心人」，偏是安老爺到任之後，正是春盡夏初長水的時候。那洪澤湖連日連夜長水，高家堰口子又衝開一百餘丈，那水直奔了高家堰外河下游而來。不但兩岸衝刷，連那民間的田園房舍都衝得東倒西塌，七零八落。那安插難民，自有一班兒地方官料理。這段大工，正是安老爺的責成。一面集夫購料，一面通稟動帑興修。那院上批將下來，批得是：

高堰下游工段，經前任河員修理完固，歷經桃汛無虞。該署員到任，正應先事預防，設法保護。乃偶遇水勢稍長，即至漫決衝刷，實屬辦理不善。著先行摘去頂戴，限一月修復，無得草率偷減，大干未便。

安老爺接著看了，便笑了一笑，向太太說道：「這是外官必有之事。況這窮通榮辱的關頭，我還看得清楚，太太也不必介意。倒是這國帑民命是要緊的。」說著，傳出話去，即日上工。就駐在工上，會同營員督率那些吏役、兵丁、工夫，認真的修作起來。大家見老爺事事與人同甘同苦，眾情躍躍，也仗著夫齊料足，果然在一月限內便修築得完工。雖說不能處處工歸實用，比起那前任並各廳的工程，也就算加倍的工堅料實，大不相同了。一面完工，一面通報上去，稟請派員查收。

你道巧不巧，正應了俗語說的：「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行又遇打頭風。」偏偏從工完這日下雨起，一連傾盆價的下了半個月的大雨。又加著四川、湖北一帶江水異漲，那水勢建瓴而下，沿河陡長七八九尺、丈餘水勢不等。那查收的委員又是合安老爺不大聯絡的，約估著那查費也未必出手，便不肯刻日到工查收。這個當兒，越耗雨越不住，雨越不住水越加長，又從別人的上段工上開了個小口子，那水直串到本工的土泊岸裡，刷成了浪窩子，把個不曾奉憲查收的新工，排山也似價塌了下來。安老爺急得目瞪口呆，只得連夜稟報。

那河台一見大怒，便批道是：「甫作新工，尚未驗收，遽致倒塌，其為草率偷減可知。仰即候參！」一面委員摘印接署，一面委員提安老爺到淮安候審。那委員取出文書給安老爺看，見那奏稿上參的是「革職拿問，帶罪賠修」。安老爺的頂子本是摘了去的了，國家的王法不敢不領，立刻就是兩個官役看了起來。幸而安老爺是個讀書明理閱歷通達的人，毫無一點怨天尤人光景。但說：「鄰省水漲，洪澤湖倒灌，上段口岸衝決，我可有甚麼法子呢！斷不敢說冤枉。總是我安學海無學無能，不通庶務，讀書一場，落得這步田地，辜負天恩祖德，再無可說了。」只是安太太那裡經過這些事情，只嚇得他體似篩糠，淚流滿面。老爺說：「太太，事已至此，怕也無益，哭也無用。我走後，你急急的也到淮安，找幾間房子住下，再慢慢的商量個道理。」

話休絮煩。那安老爺同了委員起程，太太也在那衙門住不住了，便連夜的歸著行李，拖泥帶水的也奔淮安而來。安老爺到淮投到，本沒有甚麼可問的情節，便交在山陽縣衙門收管，追取賠修銀兩。還虧那山陽縣因他是個清官，又是官犯，不曾下在監裡，就安頓在監門裡一個土地祠居住。

那太太到了淮安，還那裡找甚麼公館去！暫且在東關飯店安身。那時幕友是走了，長隨是散了，便有幾個孤身跟班的，養活不開，也薦出去了，只剩下程代弼程相公，並晉升、梁材、戴勤、隨緣兒幾個家人，並幾個僕婦丫鬟無處可去。

可憐安老爺從上年冬裡出任外官，算到如今，不過半年光景，便作了一場黃粱大夢！這正是：

世事茫茫如大海，人生何處不風波？！

要知那安老爺夫妻此後怎的個歸著，下回書交代。